

(下)集說小國法代近

種六十七第庫文方東

(下) 集說小國法代近

東方雜誌二十
週年紀念刊物

目次

二年花月的故事·····	佛朗西著(一)
聖母的賣藝者·····	佛朗西著(一二)
御父樣和御母樣·····	皮爾魯第著(二三)
癡·····	莫泊三著(三五)
五千法郎·····	莫泊三著(四七)
下鄉·····	莫泊三著(五九)
瘋婦·····	莫泊三著(七三)
爲母的·····	巴比塞著(九)
作家傳略(附錄)·····	(八七)

二年花月的故事

佛朗西著
李玄伯譯

一

監獄守門的從法妮達窩乃前伯爵夫人進來以後，將門關上。據獄內的簿子上說，因為保全公共治安，將她捕來，但其實是因為她收存被驅逐的人在家居住。在監獄的書記寫她名字的時候，她坐在板凳上想道：『這回事為甚麼？我的蒼天！你要我作甚麼？』

管鑰匙的人的面色，雖然不凶惡，却是鹵莽。他的女兒——長的很好看——戴

着上面有國旗色的繮子同結子的帽子，非常令人羨慕。他將保麗娜引到一個大院子內。院子的中間，有一棵很好的槐樹。她在那裏等着他預備牀同桌子，在一個已關住五六個女囚犯的房內。那監獄已滿了；雖然每天將過多的送到革命裁判處同行刑廠，也是無用，分處每天送新的來。

在院子裏，法妮看見一個少婦方在樹皮上刻字，她認是昂豆乃特豆利亞，她小時間的朋友。

「你在這哪，昂豆乃特？」

「你在這哪，法妮？請你教他們將你的牀置在我的旁邊，我們有很多的話要說呢。」

「很多的話？豆利亞先生呢，昂豆乃特？」

「我的丈夫麼？我親愛的朋友，我有點將他忘了。這是很不對，他平素待我很好。我想他現在不定在這個監獄裏呢。」

『你在這裏作甚麼呢，昂豆乃特？』

『低聲點說！幾點鐘啦？若已經五點鐘了，我將他的名字同我的一齊刻在這樹皮上的那個朋友，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。他從晌午就到革命裁判處去了。他名字叫致斯藍，是個自告奮勇到北方軍隊裏去的兵。我是在監內認識他的。在這樹底下，我們曾過快樂的時候。這是一個很可敬的人……但是我應當將你在這裏安置妥當，我的美麗的朋友。』

她挽着法妮，將她引到她有一個牀的屋子內。又得了看監的不將她們兩個朋友分開的准許。

她們商量好，從第二天起，同刷洗她們屋內的地磚。晚飯是由一個小飯鋪裏做來的，大家一齊吃。每個囚犯拿着他的碟子同木叉木勺（監內禁用五金的）來領那些應得的白菜炖肉。法妮見那粗桌上，圍着好些婦女，她們的歡樂，很教她驚怪，她們同豆利亞夫人一樣，梳裝的甚整齊，穿着新鮮的衣服。臨死她們還要留住教

人喜歡的念頭。她們的談話同她們的人一樣的漂亮。不久法妮就全知道了那些在監獄內——在那因為死更覺着愛情感刺的黑暗廠蓬內——直起直伏的暗幕。她在一個不能說明的震驚內，覺得握住隻手是一個大快樂。

她想起來那個愛她而她未答應的人。像懺悔一樣痛苦的後悔，直教她心碎。像狂樂似的熱淚，在她兩腮流下。在那照着桌子煙騰騰的燈光內，她留心看見她的同伴，眼內發狂熱的亮光。她自想道：

『我們要一同死了。爲甚麼我很憂愁，而且我的心驚駭，在這時候，爲這些女人着想，覺得生死同是一樣的輕。』

她在她的牢牀上哭了一夜。

二

甚閒的二十長天，又悶悶的過了。那些情人去尋找安靜及黑暗的院子，這天晚

上是空的，法妮被那小過道內的濕氣悶住，去坐在那圍住槐樹——院子滿被這樹遮住——的草地上。槐樹滿開着花。吹入樹的微風，出來的時候，也全帶着香氣。法妮看見在昂豆乃得刻的字的上面，釘在樹皮上一個字牌。在這字牌上，她讀出詩人裴埃——同她一樣的囚犯——的詩。

在此，無罪無疑的心，

溫愛的無辜者，

因為保護的樹的枝葉，

才能想着愛情，忘了他們的苦惱。

他是他們的溫柔的驚恐的密友，

不止一次，他被眼淚的洗滌，

你們，較少嚴烈的時間，

引到這院子內來，

敬愛，保護這恩惠的樹。

他安慰憂愁，他鎮定驚駭，

在他的葉子底下，人曾經過快樂。

看完了這些詩句，法妮還是呆呆的想着。她自己想起她的溫和及清靜的生活，無愛情的結婚，她的心全被音樂及詞章流連住，她一天價只照應友情，她是莊嚴沒有一點驚駭，後來一個漂亮男子的愛情將她繞住，但是未能達到她。她在監獄內更覺着他這愛情。想到她將死了，她又甚自己失望。一種將死的冷汗，一直的沁到鬢角上來。在這難過的時間，她仰看着多星的天。一邊自轉胳膊，一邊低聲說道：

『我的天呀！還給我那希望！』

在這個時候，一陣輕輕的脚步聲音，漸漸的走近了她。這是羅濟娥看監獄的女兒，來同她密談。

『女國民，』這個好看的女子對她說，『明天晚上一個愛你的人，同着一輛車，』

在天文台街等着你。拿住這包裹，這裏邊是同我所穿的一樣的衣服。在吃晚飯的時候，你在你的屋內將他穿上。你是同我一樣的身量，而且有一樣金黃色的頭髮，在黑影內，可以將我們兩人誤認。是我的那個看獄的情人——而且我們已將他連在密謀之內——到你屋子內，給你送去我買物用的那個籃子。

「你同他從那個通到我父親住房的樓梯下來，他有這個鑰匙——在那邊，門也未鎖住，也未守住，但是只要別教我父親看見。我的情人拿後背攔住屋子的窗戶。他像對我說的似的對你說：『再見啊，女國民羅思，以後不要再這麼狠了。』你就安安稳穩的走出門去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從大門出去，我們再同找那個應當拉我們的車去。」

法妮聽了這話，如飲自然同春天的悠風，用着充滿人生的胸膛的力量，去吸自由空氣。

事前她就知她的救援。因為裏面攪着愛情的思想，她將兩手攔在心上，為的保

護她的福樂。但是一點點的細想——他素未甚利害的——制住了感情。她向着看監的女兒細看了一眼，說道：

『我的美娃，你爲的甚麼事，這樣爲我——你素來不認識的——盡力？』

『這是因爲，』羅思回答說，『你的情人給我許多錢。等到你自由了，我就嫁了我的情人孚朗單。你看，這是爲我自己出力。但是我救你比救旁人高興。』

『我謝謝你這個，我的小孩。但是爲甚麼這樣呢？』

『因爲你使人可愛，而且你的好朋友離開了你甚是悲傷。就這樣定規了，是不是？』

法妮伸出手來，想抓住羅思向她伸着的那包衣服。但是立刻又縮回手去。

『羅思。你知道麼，將我們察出來，爲你就是死刑？』

『死刑！』那小女兒叫道，『你教我害怕。呵！否，我不知道。』

少停又鎮定了。

「女國民啊，你的好朋友可以藏起我來。」

「巴黎沒有穩當的地方。我很感謝你的誠意，羅思，但是我不答應這個。」

羅思呆瞪着：

「你要斷頭了，女國民，我也不能嫁孚朗單了！」

「鎮定些，羅思，我可以給你出力，一面不答應你所對我說的。」

「呵！否，那就是偷來的錢了。」

看監的女兒求了，哭了，懇求了許久。她跪下了牽住法妮的裙子。

法妮用手推開她，回過頭去，一線月光正照着那美麗的面上的鎮靜。

那時夜色很是可愛。一陣微風吹過，那棵槐樹搖着他帶着香氣的枝，散布淡色的花在那自願的囚犯的頭上。

聖母的賣藝者

佛朗西著
仲持譯

當路易王的時代，法國有一個窮苦的賣藝者，是康本地方的人，名叫巴那貝，他從這鎮走到那鎮，到處演着技藝和武術。

晴朗的日子，他在公共的廣場裏，攤開一張破舊的毯子。便用一番歡樂的演說——這是他從一位老年賣藝者那里學來的，他一點沒有變更過——引集了孩子們和閒人們，那時他做出非常的神情，隨後在他鼻尖上，頂了一個洋鐵盆。起初羣衆，裝着冷淡的模樣。

但是後來，他面孔向下，在兩隻手上，支着身子，將六顆銅球拋向空中，在日光裏

閃耀着，又用腳將那些球接住了；或者向後彎倒，直到他的腳跟和頸項碰着了，使身子成了一個完全的輪形，這樣的姿勢，他就用十二把刀演着技藝；當那些時候，一陣喝采的聲浪，就從聽衆們發出，金錢雨一般落到毯子上。

然而，同那些靠才智生活的多數的人一樣，巴那貝須得用大大的努力度着生活。

在他額上的汗裏，賺着他的麵包，他所忍受的苦楚，比他因了我們的始祖亞當的過失，分得的刑罰還多。

而且，他不能夠恆久的工作，同他情願幹的一般。太陽的熱力和廣漫的日光，使他能够表顯出色的技藝，是和對於希望開花結果的樹木一般的需要。冬天時候，他正像一棵葉片剝落彷彿死了的樹。那水結的地面，於賣藝者是很困難的；他像蟋蟀一般——這是瑪利佛朗西告訴我們的，（註一）在酷烈的季候，兼受凍餓的苦。然而他是心腸單簡的，他堅忍的熬受了他的疾苦。

他從未想到財富的起原，也不想到人間情狀的不平。他深信倘若這生命該是艱辛，未來的生命是不會不補償他的，這希望便儘存在他的心裏。他不像那些邪惡的賊頭賊腦的謀來安特盧們，（註二）將心靈賣給了魔鬼的。他從未褻瀆神的名；他正經的生活着，而且雖則他沒有自己的妻子，却不會羨慕他的鄰人的妻子，因為如載在聖書的撒母耳記裏所說，女人常是壯勇的男人的仇敵。

老實說，他的性情，是不很喜歡肉的快樂的，在他看來，棄了酒樽的損失，比棄了拿樽的希勃還大。（註三）因為他雖然不是沒有節制的人，天氣漸熱的時候，他却喜歡喝一回酒。他是個偉人，畏懼上帝，並且很虔信聖處女的。

他進教堂的時候，沒有一回不在聖母的像前跪下膝髀，而且對她獻上這禱告：『聖母呵，看顧我的一生，直到我死了，使上帝喜悅，而且我死時，早使我享到天堂的歡樂罷。』

有一晚，在陰雨的日子之後，巴那貝趕着他的路，悲戚而且優屈，臂上帶着他的

球和刀，裹在舊毯子裏，正在找尋一個倉屋，那邊他雖沒得吃，他總可以睡覺；他在路上，看見一個寺僧，和他同方向的走着，便恭敬的向他行了禮。當他們一樣快的走時，互相說起話來。

『朋友』寺僧說，『你渾身穿着綠的衣服幹什麼去呢。或者要在什麼奇異的戲裏，當一名脚色嗎？』

『並非，好教父』巴那貝回答。『你見我這樣，我名叫巴那貝，職業呢，我是個賣藝者。要是永遠能够供給人每日的麵包，世界上就沒有更愉快的職業了。』

『巴那貝朋友』寺僧答說，『當心你所說的。沒有職業比寺院生活更愉快的了。那種生活的人專心於上帝，聖處女，和諸聖的讚美；當真的，宗教生活是對於主的不絕的頌歌。』

巴那貝回答道：

『好教父，我承認我說得同愚昧的人一樣。你的職業，無論怎樣，不能和我的相